

历史建筑不再“仅供参观” 文化遗产从“封存守护”到“开门迎客”

◎ 本报记者 黄伟鸣

1月21日，“保护文化遗产·我们在行动”宣传活动在历史文化名城四川阆中启动。活动强调的“我们”，正是说明文化遗产的保护，逐渐从专业机构的“独奏”，转向社会力量的“交响”。

近年来，中国文化遗产事业捷报频传：2025年7月，“西夏陵”成功列入《世界遗产名录》，成为中国第60项世界遗产；截至2025年7月，中国有44个项目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名册，位居世界首位；18项档案文献入选《世界记忆国际名录》。

数字攀升的背后，是一场关于文明传承的深刻变革——庄严的殿宇正推开围墙，让飞檐融入街巷的烟火；古老的技艺借助数字之光，在指尖与云端获得新生。一场由全民书写的、生生不息的文化传承实践正在这片土地上展开。



西夏陵。(宁夏回族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供图)

拓宽思路： 历史建筑不再仅供参观

在长沙，最大的民国建筑国货陈列馆旧址正经历“激活式”改造，将以“COJOY 共悦 | 中山1932”的新身份亮相，规划潮流、餐饮、酒店等业态，打造沉浸式商业街区。未来，住客推门即可步入博物馆展区。

过去，文化遗产保护常倾向于“封存式”守护，历史建筑被围墙隔绝，仅供瞻仰。如今，一种更为开放、更具活力的“活化”思路，正拓宽保护的边界，让历史建筑不仅可参观，更可体验、可融入当代生活。

这并非个例。北京、天津、潮州、海口等地，“历史建筑焕新+博物馆酒店”已成为潮流。如全国重点文保单位天津利顺德大饭店，其内部博物馆获国家认证，数千件文物与酒店功能相得益彰；上海和平饭店的“和平博物馆”，则浓缩了酒店近百年传奇。

保护路径可以多元。通过审慎植入新功能，能在保留历史形态的同时，为老建筑注入生命力，使其从静态“标本”转变为可参与的“生活空间”。成都将原市体育中心足球场变为东华门考古遗址公园，洛阳打造“五大都城遗址博物馆群”，都是将遗产空间“打开”，融入城市肌理的例证。

当然，“活化”并非简单复制，更适用于那些叙事独特、底蕴深厚的建筑，本质是对稀缺文化资源的深度开发。当游客在历史建筑中沉浸于城市历史，他们寻找的不仅是一处居所，更是一种文化归属感。历史建筑由此超越物理空间，成为连接城市文脉与公众情感的文化锚点。



良渚古城遗址公园写生活动。陈飞 摄

安岳石窟毗卢洞紫竹观音。
(安岳石窟数字展示中心供图)

融入日常：文化遗产“活”在社区

文化遗产保护的终极目标，并非将遗产束之高阁，而是让其“活”在当下、“活”在社区。当居民从“旁观者”转变为“共建者”和“受益者”时，文化遗产便能与社区发展相互滋养，实现可持续传承。

良渚古城遗址是这一理念的范本。它构建“生态公园+活力环境”模式，让古老文明与当代生活和谐共存。其保护高度重视社区参与：2011年，良渚文化村居民共同创制“村民公约”，构建“熟人社区”；2025年“良渚秋社”期间，社群自主创办近60场活动，形成可持续的文化营造机制。在民生与保护平衡上，良渚创新实施“分类

申报”建房与“区内保护、区外发展”的“飞地”模式，将保护压力转化为振兴动能。同时，“良渚 MEI”生活美学工程开发文创产品超600款，2024年销售额达2.7亿元，让文化资源切实转化为社区福祉。

在贵州，传统村落的保护发展同样体现“活态传承”。面对苗寨吊脚楼修缮难题，铜仁市出台条例，设立司法保护基地，提供指引和补贴，让村民在留住“老味道”的同时住上“安逸房”。非遗传承则深植日常：台江县通过认定传承人、开展校园教学、进行数字化记录，让反排木鼓舞、苗族古歌在年轻一代中焕发生机。当“村 BA”

赛场上反排木鼓舞点燃全场，非遗便不再是橱窗里的展示，而是流淌在社区血液中的活力。

文旅融合则让文化遗产成为带动社区致富的“金色名片”。四川大力推行相关措施，三星堆博物馆将文化“搬”上高铁、飞机；“三星堆—金沙”旅游线将遗产资源转化为优质旅游资源，2025年，三星堆博物馆参观人数达到608万人次，门票收入3.36亿元，文创产业收入约2.5亿元，直接带动区域发展。当保护为社区带来实实在在的就业与收入时，居民便会自发地从“被动旁观者”转变为“主动守护者”。

科技赋能：数字技术守护文明记忆

在应对自然侵蚀与岁月磨砺，以及让古老文明跨越时空焕新方面，数字技术正扮演关键角色，推动保护从“抢救性”向“预防性”和“创新性传承”转变。

对于大量野外不可移动文物，“预防性保护”至关重要，文物大省山西进行了深入探索。该省拥有5万余处不可移动文物，易受自然侵蚀。为此，山西气象与文物部门携手，尝试建立以预警为先导的防灾减灾体系：在云冈石窟设置检测仪，解密侵蚀机理；在应县木塔等地建立观测站，研究大风、雷击影响，相关成果填补了文物建筑防雷安全标准空白。目前，山西正尝试绘制重点文物气象灾害风险图谱，努力“把预警放在破坏之前”。

数字技术更在文化遗产的“永生”与“活化”上展现出巨大潜力。四川在古蜀文

明数字赋能上成果斐然，三星堆、金沙遗址博物馆已为超4000件文物建立毫米级数字档案，AI识别与数字拼接技术甚至帮助实现了跨坑文物的虚拟复原。基于数字资源，“青铜时代的古蜀文明”裸眼3D视频让神树“动”了起来；全球巡展结合VR，打造了“数字+实物”的双重体验。安岳石窟的8K球幕、自贡恐龙博物馆的AR“复活”恐龙、眉山三苏祠的数字大数据库……技术让静态文物转化为可感、可触、可互动的文化盛宴。

数字技术也极大地拓展了传播边界。四川构建线上线下国际传播体系，通过海外社交平台、双语主题曲等方式，让古蜀文明海外传播量超3亿次，让文明真正走入各国民众生活。同时，推动古蜀文明IP与文创、文娱产业深度融合，与《王者荣耀》联动、在动画电影中融入青铜元素、拍摄科幻短剧，以青春化姿态成功“破圈”，吸引全球年轻世代。

从阆中古城居民底气十足地守护家园，到良渚村民共建公约、共享发展；从贵州绣娘将传统纹样绣入现代生活，到三星堆遗址被数字化再现；从山西为千年古建筑编织气象防护网，到博物馆酒店让历史触手可及……文化遗产的可持续发展之道，在于让其从“故纸堆”和“保险箱”里走出来，融入社区肌理，汇入时代洪流，在保护中发展，在发展中保护，最终成为人民群众生活中不可或缺、充满活力的一部分，生生不息，代代相传。



当保护成为“我们”的事

◎ 张峻榛

当下，一场关乎文化遗产保护的“破墙”行动正在悄然发生。

最好的保护，不是把旧物封存起来，而是让它在今天继续“活”着。这就像我们对待祖辈传下的老宅子——空置锁门只会让它更快朽坏，有人居住、有生活气息，房子才能真正传下去。

现在，越来越多的实践证明了这条路的可能性。原来只能远远观看的古建筑，被谨慎地改造成可以走进去的空间；曾经濒临失传的手艺，通过新设计走进了年轻人的日常。变化的核心很简单：让文化遗产重新回到人的生活场景中，而不是放在玻璃罩里。

年轻人正在成为这场转变的重要力量。他们会因为喜欢一座古建筑的美而主动了解它的历史，会因为一段数字复原的动画而对古老文明产生兴趣，甚至会用自己的创意让传统纹样出现在潮牌服饰上。这种自发、鲜活的连接，比任何说教都有生命力。

当然，这场深刻的变革也伴随着挑战与思考。如何在“活化利用”与“保护原真性”之间找到平衡？如何在吸引公众参与的同时，建立专业的引导和规范？如何避免商业化带来的过度消费与肤浅解读？这些问题没有简单的答案，需要在每一处遗产地的具体实践中不断探索、校准。

但方向已然清晰。文化遗产的终极归宿，不应是博物馆仓库里编号收藏的器物，也不应是旅游地图上孤立的景点。它应该是一条河流，从历史深处流淌而来，不断汇入当代生活的涓涓细流，从而获得奔腾不息的力量。它应该是一种空气，弥漫在我们的街巷、我们的语言、我们的审美和我们的生活方式之中，无形却不可或缺。

让文化遗产“活”在当下，不是为了过去，恰恰是为了未来——为了让我们以及后代，能在有一个根、有源、有丰富精神滋养的世界里，更踏实、更自信地前行。



成都青羊区清源社区舞龙、打铁花表演。

(成都市文明办供图)